



响石岭

牛八



秋日暖阳下的石峰区响石广场。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株洲市中心有个钟鼓岭,石峰区则有响石岭,从名字来看,这是两个均能发出响声的山岭。事实的确如此。前者是因山岭上曾有寺庙晨钟暮鼓,故名钟鼓岭;后者是因山岭上曾有块敲击时能发出“咚咚”响声的巨石,故名响石岭。有民间传说,舜帝南巡经过石峰头,所乘龙驹脖子上的铃铛掉落在山岭,土地公公将铃铛收下,埋于一巨石之下。当有人踩踏巨石时,便会发出响声。

慢慢的,响石岭由原来的山名逐渐变成了地名。如今石峰区设有响石岭街道办事处,下辖11个社区,辖区总面积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余人。石峰区今天的响石广场,名称也来自这响石岭。

历史上,响石岭及石峰区的大部分区域,在1949年9月前为湘潭县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响石岭和如今的石峰区大部分区域划归株洲县管辖。石峰区最初叫郊区,后改为北区,1997年,株洲市辖区进行调整,北区更名为石峰区。

说起响石岭,这里有城区最大的公园——石峰公园,有铜塘湾、白石港两大码头,还有株洲人口中的株洲电厂、株洲桥梁厂、株洲洗煤厂、株洲选矿厂、株洲制粉厂、株洲柴油机厂、株洲耐火材料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当年也曾风光无限。时过境迁,如今这些企业,有的已搬迁,有的已不复存在。此外,这里还曾经聚集了株洲市二医院、株洲电视台、株洲市第三中学等一批文教卫相关的单位。石峰区的几个党政机关办公地,也都设在响石岭,因此石峰区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上面这么多单位里,我对二医院的感情最深,因为这是我当年实习的医院。想当初,我因为在妇产科实习期间表现比较亮眼,差点被株洲的妇产科权威吴志成医生纳为门生,如果当年留下来的话,说不定现在我就是株洲市少有的男性妇产科大夫了。

2004年建成的响石岭步行街,曾红火过一段时间。不少生活在株洲城北的人们,会特意去响石岭步行街购物。早几年,我路过这里时,发现这里的商铺仍然生意不错,除了服装外,还有不少售卖儿童游乐设施,以及瓜果蔬菜、零食小吃、笔墨文具的小店,吸引着顾客前来。

株洲市区有一条东西走向,西高东低的山脉,即石峰山—响石岭—回心石。石峰山由响石岭、尖峰岭、倒骑岭、石峰头诸峰组成。1964年株洲市委将石峰山部分建设成石峰公园,市领导带头,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在这里开荒植树,栽植果树及风景树。

响石岭以石闻名,自然少不了与石头有关的故事。

石峰山的石头中石灰石数量庞大,是烧制石灰的上等原料。所以从明清时期开始,石峰山下办有不少石灰窑,株洲产的生石灰经白石港码头远销洞庭湖地区及湖北省,白石港也因此而兴起。石峰山南侧的株洲桥梁厂在建厂时,数个采挖石灰石留下的大坑,填埋了数以万计的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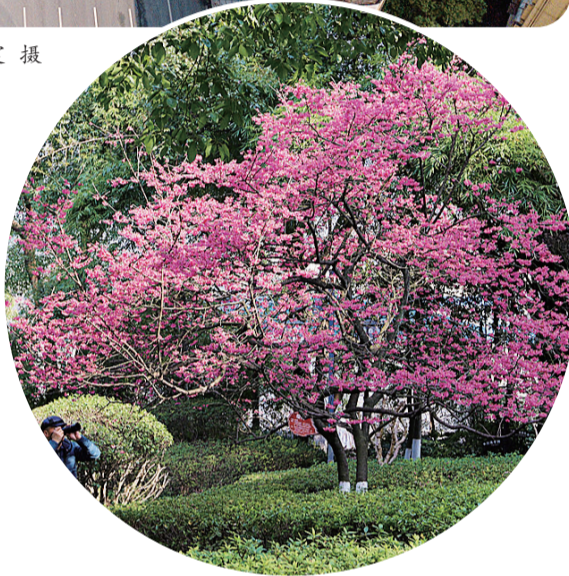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株洲市被列为国家“一五”计划时期新建的8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13个重点项目被安排在株洲市兴建。如何做好规划,成了头等大事。为此,国家计委、建委及中央有关部、局组成联合工作组及部分苏联专家,来到株洲进行实地考察。据说,有苏联专家曾认为石峰山限制了株洲城市的发展,于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决定将响石岭打通。响石岭的石头多为花岗岩,石质较硬,为了打通响石岭着实费了不少力。

株洲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与铁路的缘分从1903年醴萍铁路开建就已开始。期间,多条铁路路基修建时,需要大量碎石,于是响石岭至回心石一带,有不少人瞅准了商机,开办了一些石料厂,专门开采石料,把生产出来的碎石供应给铁路建设。如洪福寺、白鹤仙以及金盆岭等处都有私人办的石料厂。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私人的石料厂被回心石乡政府接管经营。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社又组织农民上山开采石料。

现如今建楼房多用钢筋混凝土做基础,而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时代,基本都是用石头砌地基。响石岭的石头也适合做建筑材料,尤其是房屋地基。株洲建市后,一批大中型企业相继落户,盖厂房、建宿舍都需要用片石砌屋基,片石的需求量也因此随之剧增。据《株洲市志》记载,1951年,由市郊区组织近1800余人上山回心石开采片石石料,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还派出3000余人参加石料加工和运输。那些年,石峰山一线的石头山上,都是两两一对的采石工,一人手握钢钎,一人挥舞铁锤,不停地打炮眼,炮眼打成,装上炸药,轰隆隆的炮声震得地动山摇,石头哗哗滚下。随着株洲工业建设的进程,石料需要量不断增大,石料的产量也同步增加。

1956年,响石岭周边的集体石料场合并成立了株洲市石料厂,当年生产石料3.11万立方米。1959年,又成立了株洲市第二石料厂。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到1986年,响石岭至回心石一带的石料资源枯竭而停止开采。

如今,响石岭的石头早已不“响”,响石岭从此再无“岭”。但我想,株洲人应该都不会忘记,响石岭在株洲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



市民在石峰公园拍樱花。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石峰区响石岭步行街。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建设北路一侧的石峰公园。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老照片



作者(前排右一)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抚镜观己 笑流年

周丽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拍摄地点是在二叔家的院子里,那时院子周围的松树刚栽下去不久,还不及膝盖高。拍摄时间已记不清了,从我的穿着来看,估计不是春天就是秋天,但那件碎花单衣,我实在没有一点印象了。

如今院子里的松树已成挺拔参天之势,照片上的小女孩自然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大概唯一能断定的是四十多岁的女人应是不再年轻,因为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整日里煮饭、洗衣、切猪草、喂猪食,像个陀螺似的在她面前转来转去,从不知疲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她从没见过母亲穿过裙子,也不见她烫过头发,更不见她擦过雪花膏,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显年轻呢。

当时间真的过去三十年,才知道岁月的流逝是如此无情。

面霜是每天都要抹的,却依然挡不住浅褐色雀斑在脸上的肆虐蔓延之势,有一颗颗斑斑点点,爬至鼻梁正中便不肯再挪动,任凭镜中人将各种霜、液一阵狂抹,它却坚如磐石,赫然在“梁”,颇有宣誓主权的意味。

前几年还罕见的抬头纹、眼角纹也悄悄冒了出来,不经意一笑,眼角的皱纹便立刻如刀刻般呈现。更恼人的是那嘴角的法令纹,任面膜和牛角刮片轮番上阵,自是“纹丝不动”,扎根稳当,且有越扎越深之势。

至于头发,大概是遗传的因素在起作用,常见的白头发倒还不至于在头顶、两鬓、脑后四处生根,只在耳后能依稀见到几根,这也算是点点安慰了。

四十多岁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突然想起去年冬天陪范小六逛街买衣服的情景。扎丸子头戴棒球帽的小六一边在穿衣镜前转圈自拍,一边问年轻的导购:“你看我多少岁了?”“四十?四十五?”笑得我差点岔了气。原来这是一个不谙世事更不懂女人心的导购。范小六也跟着笑,只是一张精致的脸上略带嗔怒,“不买了,不买了,都被你说老了。”

爱读书的小六自然记得《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凤姐将一盘子红的黄的的花糕三盘四盘地插在乡下妻子刘姥姥的头上,让贾母和众人笑得不得了。聪明的刘姥姥自己打趣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索性做个老风流。”原来,爱个花儿粉儿的,也是风流的一种。看来,小六就是一个风流的人儿,我们都是。这和年龄无关。

诗人谢灵运在《晚出西射堂诗》中说:“抚镜华鬓衰,揽镜缓促舒。安排徒空言,幽独鸣琴。”说的确是镜中之人抚镜观己,见那镜中人两鬓斑白,衣带宽松,便生顾影自伤之心。纵然镜中人憔悴忧苦,好在有琴,能慰藉一颗受伤的心。

我也不会弄琴,当然也没有谩骂羁旅之忧伤,但想告诉那张泛黄照片中的小女孩:洗尽铅华之后,经由时光淬炼沉淀,依然笑语嫣然。笑着流年,愿我们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苏国强的文学梦

齐一匡

深口人苏国强从海军战士到教师到进入公务员队伍,经历丰富。他一辈子沉迷以乡土素材进行文学创作,一场“文学梦”就足足做了六十年。近几年,他以本埠爱国僧人苏中林为原型而创作的剧本《泉雄》,几经修改,终于完竣。其实,本子早已在国内流传,好评如潮。

山冲里走出来的汉子,多少有些野性。苏国强大抵属于这一类人。原本,他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朴实正直,豪爽大方。年轻时火爆气盛,奔放不羁。据说曾学了九招,但不轻易出手。有一回怕是实在忍不住了,为分房的事与对方搞了起来,结果差点搞掉了饭碗。文如其人,他的创作风格同样大胆泼辣,不拘一格。不然,他也编不出那么多情趣盎然,起伏跌宕的故事,塑造不了那些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人物来。就说《泉雄》主人公苏霸王,是一个集绿林好汉、寺庙方丈、抗日司令于一身的角色,匪气、流气、霸气、正气兼而有之。要把这样一个人物写好、写活,确非易事。苏国强却将其刻画得入木三分。我问他如何练就这般功夫,他

旧事

笑笑说,“苏霸王身上有原型的特质,也有我苏国强的影子,我只是进行一番艺术加工而已。”

是的,苏国强的人生路上却始终播种着另一个梦——文学。虽然文学的殿堂神圣而高雅,对很多人来说,攀登实在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求。但他从小心中的那份情愫,总是难以割舍,时不时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或许,那正是体内文学细胞的躁动吧。

十二岁那年,苏国强创作的儿歌《太阳公公对我说》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并获奖。这是他的处女作,可以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当时,校园里沸腾起来,说是小山村出了个神童,校长拿着报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朗读,号召大家向苏国强同学学习,好好读书,多多写稿,将来当个作家。国强更是飘飘

然,俨然就是个作家了。一个星期天,他从家里“偷”出一瓶米酒,邀了几个哥们,躲在一处山洞里畅饮起来,美其名曰“庆功酒”。在酒精的刺激下,苏国强天地地“胡诌”一通,没承想,梦幻少年幸而言中,后来竟梦想成真。他当时像打了鸡血,不停地写啊、投啊,从小学到初中,先后有4篇文章在省以上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其中两篇被编入了国家级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全国各地的小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请他介绍写作经验。现在回想起来,苏国强仍兴奋得像个孩子,感慨地说,自己的文学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高中毕业后,苏国强怀揣着文学梦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部队生活虽然紧张,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他利用业余时间,将

岸边放哨、海上巡逻、军营操练、日常生活场景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海军报》上,林林总总竟有20篇。他也“因文得利”,3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获师部嘉奖。是啊,有梦的人就是不一样,即使条件再艰苦,也能活出精彩。

如今,苏国强已年逾古稀,身体大不如前,3次中风,早几年大病一场,昏睡十数日,连寿衣寿鞋都穿上了。谁知他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原来说他“这回死得成”的人又改口说,苏作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未及恢复体力,他就回到乡间陋室香茅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品茶、赏景、读书、写文章,已有好几个中篇脱稿。“福不福不指望,只要一天不死,就一天不放下手中的笔。”苏国强如是说。